

BLACK SHAMAN  
ASSAULT

# 漆黑暗鸦

Kouhei Azano  
字野耕平 著  
(CD) 澄兵 绘 曹逸冰 译

6



Kouhei Azano  
巴小 敏 著  
(日) 敏 著 李敏 译

# 暗鸦

Black Shamen  
ASSAULT

TOKYO★RAVENS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长江出版社  
HAI XIA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CHANGJIANG PUBLISHING

2015年·厦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暗鸦. 6 / (日) 字野耕平著; (日) 澄兵绘;  
曹逸冰译. — 1版.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59-0846-6

I. ①东… II. ①字… ②澄… ③曹…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423号

原著名:《東京レイヴンズ6》, 著者:あざの耕平, 絵者:すみ兵

©Kouhei Azano, Sumihe 2011

Edited by FUJIMISHOB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策划并由鹭江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福建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3-2014-047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 DONG JING AN YA 东京暗鸦6

(日) 字野耕平 著 (日) 澄兵 绘 曹逸冰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地 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1号利丰雅高印刷大厦

邮政编码: 518051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插 页: 2

印 张: 7.5

字 数: 171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0846-6

定 价: 2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第一章 梅雨天空下 001

第二章 挑战书 036

第三章 阴阳师，来访 091

第四章 突破敌阵 118

第五章 法术比拼 170

后记 228

目录

## 【第一章 ☆ 梅雨天空下】



1

夜。

雨淅淅沥沥。即使在房间中，都能听见那黏黏腻腻的雨声。

东京都内的某所公寓。大楼顶层由数个单间与阁楼组成，好似迷宫，错综复杂。而且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一片混乱景象。

窗户大多紧闭。陈旧的电灯与昏暗的间接照明星星点点，忽明忽暗。不规则且飘忽不定的亮光，仿佛能引起见者的错觉，让其五感在不经意间变调。潮湿、带有霉味的污浊空气沉淀在楼道底部，而空气中亦有一丝幽香。那是一个能让人忘却时间流逝、可疑而魅惑的空间。

一名男子在走廊中行走，在地板上带起一阵嘎吱声。

断断续续的灯光，照亮了他的金色短发，还有棱角分明的容貌。他穿着西装，但没有打领带，显得休闲却又不失干练。西装下的巨大身躯肌肉发达。走在走廊中的男子，仿佛一位古代的帝王，正在视察自己将要沉睡的陵墓。

灯笼中的火焰，在男子脚边摇曳。男子在天花板上的倒影也随之摇摆，一只壁虎沿墙爬过。

这个房间不仅错综复杂，还有重重咒术拦挡。它不仅是座

物理上的迷宫，更是座咒术的迷宫。不过，这名男子虽会不时停下脚步，极不耐烦地皱起眉头，但他并没有迷路的迹象。直到最后，他都没有走错，径直来到了他想见的人物面前。

那个人，身在迷宫最深处的小书斋。

那是一间传统的日式房间，靠墙的书架高至天花板。屋里有古色古香的日式书卷、异国的人像、香炉，还有各式各样不知有何用途的玩意儿，把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的。榻榻米上也丢着不少没有合上的书本与书箱，还有乱糟糟的和纸与毛笔——笔上的墨都干了。地上甚至还有一张翻倒的书桌。

好一间乱七八糟的书斋。然而，房间深处供奉着一座祭坛——上面摆着一件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

祭坛前。

坐着一位背对着男子的矮小老翁。

这间日式房间里没有照明灯。唯一的光源，便是来自外面走廊的微光。男子将手撑在房间入口，挡住了光线，并望向房里。撑着入口的是右手。本该包裹左臂的西装袖子，从上臂中间耷拉下来。

男子用粗犷的嗓音，对老翁的背影说道：

“——道满。”

老翁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是你啊。”

那是一把与他的外表截然相反的年轻声音。

“你的式神告诉我说，你要有动作了？”

男子言简意赅地问道。老翁哑舌：

“那个大嘴巴……”

“你不是打算静观其变的吗？”

“哟，原来你也有兴趣啊。”

“先回答我的问题。”

男子冷冷地说道。

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感。但他的巨体，能将普通的冷淡转变为巨大的压力。他的气场绝不粗野，好似一头昂然的雄狮。

老翁咯咯一笑。

“着什么急啊。老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的担心不会变成现实。”

老翁乐呵呵地打起了太极拳。他之所以没把客人扫地出门，是因为他正趴在书桌上埋头苦干。男子低头望了眼老翁的手。

老翁用毛笔在纸上书写着文字。是咒文。但老翁并没有在举行某种仪式的郑重感。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就好像他正在为恶作剧做准备似的。男子一脸不屑地瘪起嘴。

他将视线从老翁手边移走，望向祭坛——祭坛上，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东西。

那是一个细长的硕大长方体。

那是——

“可你这是何必呢？难道你有什么不得不改主意的理由不成？”

“与其说是改主意……还不是因为你所说的那个式神。那家伙老爱抢跑。一个不小心，风头就会被他抢了去。”

听完老翁的回答，男子很是无语。

“他抢你就让他抢吗？拉一下缰绳吧。”

“那样多无聊啊。”

“又来了……”

男子眉头紧锁，一脸不耐烦。照理说背对着他的老翁看不见他的表情，可他的后背竟微微颤了几下。

“这不，他已为老朽解了不少乏。那家伙的机灵，对老朽而言颇为刺激。唉，这就是所谓的‘心跳’吧。这可是能抚慰老朽熬过漫漫长夜的唯一特效药。”

“‘心跳’啊。”

男子用讥讽的口气喃喃道。老翁爱恶作剧，这一点没人比他更清楚了。他也觉得这个兴趣爱好略为棘手，可他说了，老翁也不会听。他们也不是会互相忠告的关系。

“对了对了，机会难得，不如也分点‘心跳’给你吧。‘髭切’（注：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刀）出现了哦。”

老翁得意洋洋地说道。

男子嗤之以鼻。

“……无聊。”

“哦？”老翁总算停下手来，扭头望向男子，“你还是如此冷淡啊。老朽一直纳闷，你过日子到底有什么盼头啊？”

“真不凑巧，我可不是为了‘心跳’而活的人。”

说完，男子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光线再次射入书斋，照亮了老翁的面容。那是一张布满皱纹，好似木乃伊的脸。他的面部如死者般僵硬，看不出任何表情。然而，他那年轻的声线，却充满了丰富的感情。

“呵呵，那你为何还活着？你为何要在黑暗中徘徊，甚至不惜堕入魔道？”

听到老翁的问题，男子在逆光中耸了耸肩。

“……为何活着？我就是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才活着的。”

说完，他便百无聊赖地走了。



他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沿着走廊原路返回。老翁目送他片刻后，便干回了原来的差事。

夜。

雨声，依旧淅淅沥沥。

2

白炽灯的亮光排成一列。来观赏烟花的游客如微波般摇曳。  
夏夜祭。

酱油的焦味，小摊贩的吆喝声，远处传来的蝉鸣，包围四周的闷热——浓浓的夏日气息，在空气中溶解。

每个人都笑脸盈盈。孩子们在脚边飞奔，扯着嗓子，欢声笑语。

然而，笑得最欢，兴致最高的，莫过于身边的浴衣少女。

我想吃这个，想玩那个，想要那个。快啊，快啊。

少女如向日葵般欢笑着。

她发自肺腑地享受着这段时光，尽情撒欢。

他拼命追赶她，却被她牵着鼻子走。

嘴角自然而然地扬起。

少女在眼前跑过。她三步一回头，催他快点跟上。

他苦笑着追了上去。虽然苦笑，却心甘情愿被她吸引。

少女的背影，跑在他前头。系在头发上的缎带，随风摇摆。  
粉红色的缎带。缎带每摇摆一次，少女的头发都会随之飘动。

一头秀发，长至腰间。

咦。他停下脚步。

少女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停下脚步。

她的回眸。系着缎带的秀发，在微风中轻盈起舞。

少女扑闪着大眼睛，问道：

“怎么啦，春虎？”

“夏——”

土御门春虎一声大喊，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在阴阳塾宿舍的房间里。屋里没开灯，很是昏暗。四周一片寂静，便更突出了他的喘息。“——呼……”他一个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渐渐地，窗外的淅沥雨声传进屋里。

“春春春虎大人？您怎么了？”

式神空凭空出现，忧心忡忡地向她的主人问道。春虎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没什么。”随即又是一次深呼吸。

……是梦啊。

他用手机看了看时间，这才半夜三点。春虎轻轻嘟囔了一句，重新盖好被子。

他躺在床上，闭上双眼。外头的雨声，声声入耳。春虎一动不动，清空脑海。

外头的雨，还在下。

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在屋里沉淀着，沉淀着。

☆

雨沙沙地下。

种植在街头的蓝色紫阳花吸饱了雨露，傲然绽放。温润的雨，为涩谷蒙上一层雾气。关东地区入梅五天了。这几天几乎每日都在下雨。

阴阳师培训机构，阴阳塾。校舍大楼的教室。

屋里开着空调，与外界的潮湿无缘，很是舒适。然而，人工的冷气总有种冷漠的感觉，就好像机械性的送风声在室内得意洋洋地昂首阔步。

春虎用手肘撑着脸颊，听着讲台上的讲师授课。

教室里非常安静，讲师的声音四平八稳。春虎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但右手中的活动铅笔只是不时在他手中旋转罢了。

他瞥了隔壁桌的人一眼。

坐在春虎旁边的是他的青梅竹马，土御门夏目。她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讲台，与心不在焉的春虎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本家“家规”，她必须以男装示人，所以她没有化妆。不过她天生丽质，根本用不着化妆。她不仅仅是漂亮，眼神中更是写满伶俐，彰显出她的优秀。

她挺着后背，连做笔记的姿势都显得很端正。虽然她开口容易露出破绽，不过自然状态下的夏目还是颇有名门望族子女的风范的。

与那家伙，正相反。

“……”

春虎偷偷盯着夏目的侧脸看。然而，他的视线在不经意间，转向了她的长发——束在脖颈处的，粉红色缎带。

上个月，学校组织了实技集训。在坐车回阴阳塾的路上，春虎心生某种怀疑。打那以后，他便会不时偷瞄夏目的缎带。

那时，春虎一次又一次打量碰巧来到他手中的缎带。即便如此，他依然没能得出结论。现在偷瞄，又有何用。

可是。

——“很可爱吧？”

——“我会好好珍惜的。”

“……”

春虎不知不觉地眯起眼睛，皱起眉头，狠狠瞪着夏目的缎带。一个永远都绕不出去的问题，在心中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不会吧。

不会吧——不，可是。

“……”

不经意间，夏目的气息动了一下——瞬间，春虎火速岔开视线，将头扭回去。眼角余光勉强捕捉到夏目回过头来的样子。她察觉到了春虎的视线。可春虎自然不能轻举妄动，脖子变得僵硬起来，心跳加快，但他必须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而——

察觉到视线的夏目，见春虎把头一扭，顿时花容失色。纤长的睫毛落寞地垂下，制服下的双肩无力地下垂。

她依依不舍地翻着眼珠，再次窥视春虎，可她的青梅竹马依然以极不自然的僵硬态度扭着头。夏目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将视线转回讲台。

讲师从容不迫地讲着课。学生们记笔记的沙沙声在教室中回响。

屋外下着雨。

教室里明明装着最新型的空调，可不知为何，空气竟如此闷热。

春虎和他的同学们仍坚持在课后加练。最近连班主任大友、

曾任祓魔官的老讲师藤原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从某种角度看，这也算是一种特殊待遇了。但考虑到夏目他们所处的境遇，让他们像其他学生那样上普通的课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大友与藤原自告奋勇来帮忙了。这并不是“阴阳塾”下的命令。当然，塾长也批准了。

以往的练习以基础特训为主，但集训之后，练习内容变得愈发贴近实战了。

比如，今天进行的就是隐形术特训。

隐形术，亦称“隐形法”，是一种“能藏身”的法术。密教僧与修验者遭遇外敌、魔事与魔障时，就会用这种咒术保护自己。这也是忍者常用的忍术之一。

“泛式”隐形术与上述隐形术大致相同。其目的是用咒术隐藏自己的气息与灵气，以欺骗敌人的双眼——尤其是有“见鬼”能力的眼睛。这种咒术虽然朴素，却很实用。使用熟练之后，便能像呼吸那样轻易隐形。在“泛式”的甲种咒术中，隐形术是一种比较大众的咒术。

话虽如此，这种咒术并不“初级”。毕竟施展咒术时必须考虑到你要欺骗的“对手”。对咒术完成度的要求，视你想骗的是门外汉还是行家而定。

而且这种咒术的大前提，是“完美把握自己的灵气”。再加上使用隐形术时，需要把施咒的咒力也隐藏起来。这就意味着要成功施展这种咒术，就必须妥善掌控好自己的咒力。

把握灵气，控制咒力。只有先把基础打好，才能用好隐形术。因此人们常说，“能否使用隐形术，是专家与外行的分水岭，就算用得勉强，也比不会用来得强。”

当然，春虎不过一介学生。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说会就会啊。”

他会这么想也是在所难免。

“空这样的式神也就罢了，我可是有血有肉的人哎，又不会变透明，怎么可能说消失就消失啊。”

“夏目就可以，京子也行。”

“我哪能跟她们比啊。”

“话不能这么说嘛。如果我们真到了不得不使用隐形术的地步，运气再好，要对付的人也起码是从‘普通的’专业人士起跳的。”

见春虎牢骚不断，损友将讽刺的现实摆在春虎面前。这位好友，就是一同加练的阿刀冬儿。他们刚结束在咒练场的自主训练，走出储物室。

“你倒是好。稍微加强一下老爸的封印，就能主动掩盖住灵气了啊。”

“那样会把灵气一并封印起来的。藏是能藏住，可灵气没了，我就没法使用咒术了啊，隐形的效果也得打对折。强化封印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救救火。”

“可关键时刻有东西用就不错啦。你瞧瞧我，我就不觉得我能练成。”

春虎的灵气比常人强上一倍。不愧是名门土御门家的血脉。就算是分家的子嗣也不例外。这种灵气，也会成为咒术者的优势。

只是灵气太强终究会引人注目。用隐形术掩饰灵气时，也需要相应的技术。

而且春虎不单单是灵气强。他已养成滥用咒力，胡乱施咒的坏习惯。他还不擅长控制力量——将灵气凝聚成咒力。而隐

形术的大前提就是控制自己的咒力。因此控制技术太“粗糙”，成了春虎的致命伤。

而冬儿是个体内寄宿着“鬼”的生灵。他的灵气中掺杂着鬼的气息——“鬼气”。所以从灵力的角度看，他也很惹眼，只是他的惹眼与春虎的不尽相同罢了。

不过冬儿身上有用于控制鬼的封印。决定利用鬼力之后，他便有条件地解除了封印，并学习掌控鬼气的咒术。不过他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加强封印，将自身的灵气一并封印起来。

“嗨，老师不是说了吗。只要掌握最初的‘诀窍’，就能练成了。多尝试一下就行了。”冬儿如此安慰春虎，随即征求一旁的夏目的同意，“是不是啊，夏目？”

春虎一惊，身体也变得僵硬了。

夏目出来很久了。只是他故意没有跟她搭话——不，应该说是，他“没能”跟她搭话。他尽可能不去想一旁的夏目。不过“尽可能不想”，不正是会下意识地想的证据吗……

春虎偷瞄了夏目一眼。

换做昔日的夏目，她定会絮絮叨叨啰唆一通。在春虎大发牢骚的时候，她就会教育春虎说，在纠结技术之前，应该先调整好心态云云。

然而——

“……嗯，是呢。找到诀窍就好了。”

夏目很平静地回答了这么一句。

她的视线也是低垂着的。她故作平静，却难掩心中的紧张。还是说，这都是春虎的错觉？也许是因为春虎莫名其妙紧张了，所以他才会误会夏目也在紧张吧。

“是、是吗？既然夏目都这么说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吧。”

春虎用尽可能平常的口气回答道。

“关键还是要控制好咒力？”

“嗯。然后……春虎的话，得从把握好自己的所有灵气开始……”

“什么嘛，有得折腾了。总而言之，再坚持练一会儿好了。”

“嗯……”

这段对话也不是特别奇怪，就是司空见惯的闲聊。然而，也许它并不是平时的“春虎与夏目的”对话。他们之间，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气氛。尴尬的源头，正是春虎心中的怀疑。

结束集训后，在大巴中萌生出的疑惑。

少女北斗，曾是他的挚友——而操纵着北斗的，会不会就是夏目呢。

——不可能……不可能的啊……可……

照理说，这的确不可能——至少春虎是这么想的。在集训的最后，同班同学仓桥京子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当时，春虎捧腹大笑。这也说明如今盘踞在春虎心中的疑惑，对春虎而言是多么荒唐。

直到他察觉到那根——将夏目与北斗联系起来的——缎带。

——不行，一看到她，就会胡思乱想……

她们俩的身高差不多。不对，北斗好像要稍微矮一点，声音也完全不一样——要更嘶哑一些。除此之外，还有说话的习惯，不经意间的小动作，丰富的表情，孩童般的笑容。夏目的一切，与北斗的一切，在春虎的脑海中交错。

在春虎沉默的时候，提起话茬的冬儿并没有要插嘴的意思。这位损友极为擅长察言观色，但他一脸疑惑，边挠额头上的发



带边嘟囔“怎么搞的啊……”也难怪，集训结束后，春虎跟夏目一直是这个状态。很尴尬，对不上号。

春虎也想好好看着夏目说话，可……

——“快说可爱啊。”

“……”

不行。他就是无法正对着夏目的脸说话。只要和夏目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会吞回肚子里，视线的焦点也会撇到一边，以掩饰尴尬。

春虎气自己太没出息。话虽如此，今早梦见的场景仍在脑中挥之不去，害得他比平时更尴尬了。

就在这时。

“——啊，你在这儿啊。我刚才一直在看你练习哦，亲~爱~的~”

通往咒练场观众席的走廊里，出现了一个满脸奸笑的少女。她迈着轻盈的步子，铂金色的双马尾随之摇摆。转向春虎的可爱脸庞，露出高高在上的狂妄表情。

她是以特别优待生的身份进入阴阳塾的大连寺铃鹿。她并没有参加自主练习，却在观众席上看好戏。

“你真够笨手笨脚的，一看就知道你蹩脚得很。简直跟玩过家家似的。”

铃鹿凑到春虎他们跟前，毫不留情地吐槽。春虎苦着脸回答道：“要你啰唆。反正我就是笨手笨脚，就是蹩脚，你管得着吗？我就是个普通的学生。”

“那你的水平也太菜了吧？你好歹是阴阳塾的塾生吧？光